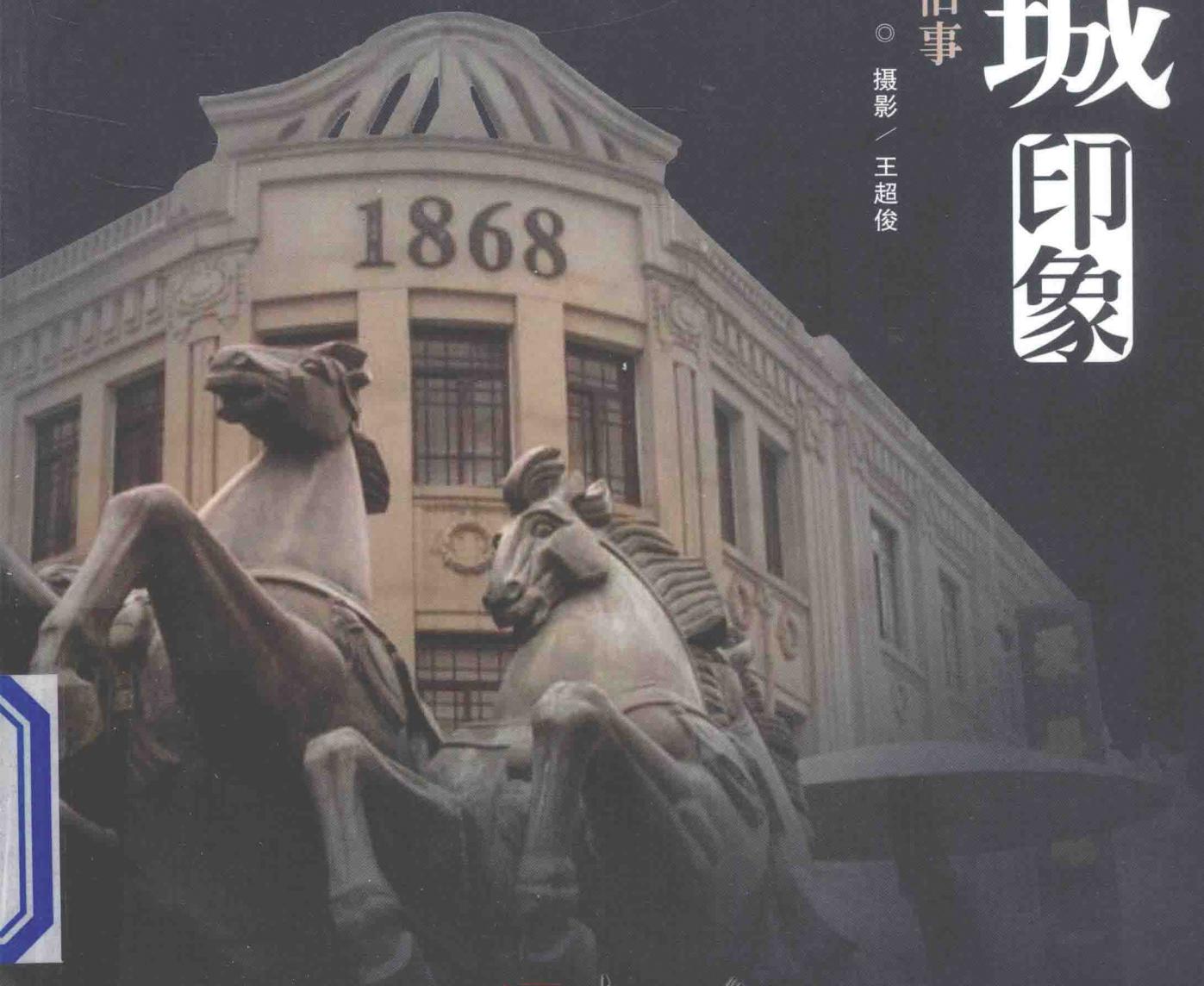


温州老城印象

讲述温州城的陈年旧事

撰文／金丹霞 周红 ◎ 摄影／王超俊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温州老城印象

讲述温州城的陈年旧事

撰文 / 金丹霞 周红 ○ 摄影 / 王超俊

五马街区



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老城印象 / 金丹霞, 周红撰.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80715-747-2

I. ①温… II. ①金… ②周… ③王… III. ①城市史—史料—温州市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1157 号

温州老城印象

金丹霞 周红撰文 王超俊摄影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关俊红

照 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747-2

定 价 68.00 元

网址: 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大凡一座城市，都有一条或数条地标性的街巷。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武汉的江汉路、厦门的中山路……不管时空如何转换，都化为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和符号。

温州有一条号称江南第一街的老街——五马街，经历过与这座城市一样久远的岁月。典故记载，当年书圣王羲之出任温州太守时，每出行，必由绣鞍金勒的五马齐驱，威武浩荡，在繁华商业街上驰骋而过。

五马街道因五马街居其辖区而得名。水乡江南，东瓯名镇。温州的白鹿城是东瓯文化的渊源之地，五马街道居于白鹿城的中心区域。“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据记载，宋时温州鹿城即有三十六坊，至今五马辖区尚有二十余坊留存。

小巷门庭，院落水井。在一条条曲径通幽的小巷，闲落着一座座旧屋老宅。这里曾经孕育许漱玉、吴百亨、夏鼐、夏承焘、谷超豪等在各方面作出贡献的名人，也迎来了谢灵运、朱自清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们在温州丰富多彩的生活，都可由老房子做印证。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的地地道道温州人，主管五马街道工作虽仅一年余，但从未如现今对辖区内的一街、一巷、一房、一宅倍感兴趣，为其蕴涵的街巷文化与历史传承而迷恋。毫不避讳地说，五马街道的昔日，就是温州曾经岁月的一个缩影。

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老街面临消逝或蜕变，古宅掩在断垣残壁之间显得异常落寞。如何向人倾诉其典雅古朴的文化底蕴，向后人展现曾经有过的不同凡响，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念想。这个念想得到我的老领导、曾主政鹿城区政府工作九年之久的王超俊、《温州日报》编委金丹霞、好友周红的鼎力支持。他们对温州文化有着独特的敏锐悟解，虽公务繁忙，仍挤出闲暇，乐此不疲。王超俊喜欢用建筑摄影来诠释温州文化，丹霞、周红多年从事新闻、文字工作，我则为他们深入街坊、老宅采访甘当向导，有着旁人不可及的便利。

一座城市，必然有她的记忆。她的记忆物化为一街一巷、一房一屋。为了重新拾掇起温州老城的记忆，五马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开展对辖区古街、古坊、古宅的发掘与利用，充分体现其人文价值与文化内涵。本书从老房子着手，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描摹，透过记忆的视角，努力展现温州厚重的历史。

本书记录的，主要是坐落在五马街道的老房子。在为数众多的古宅旧屋中，筛选了有代表性的 20 处进行摄影、书写，来反映温州从古至今的风采。这些老房子涵盖了各个方面，既有成为文保重地的古宅，也有名人故居，更有为温州的解放发挥过作用的老屋，力求突出温州作为商业城市的历史传承，浓墨重彩地凸现温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绵延。

是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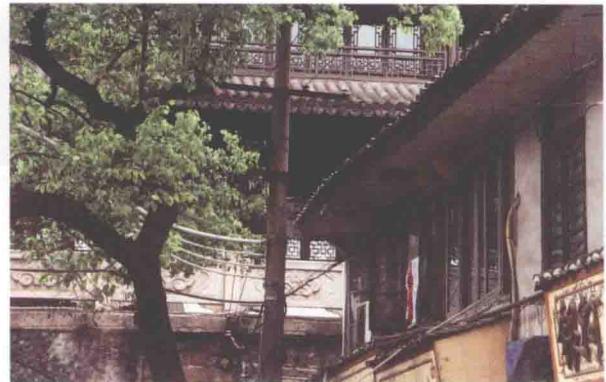
滕美华

2011 年 8 月

本书由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办事处组织策划

目 录

谯楼	1
天宁寺	10
玉介园	20
池上楼	28
于园	37
周宅祠巷天主教堂	44
城西基督教堂	55
五味和	64
益康钱庄	74
五马街温州一百	83
宝大商行	93
朱自清旧居	102
军装局岳宅	111
飞鹏巷陈宅	123
七枫巷胡宅	133
夏鼐故居	141
吴百亨故居	148
夏承焘旧居	158
新四军通讯处	167
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旧址	175



谯楼局部

谯 楼

偶逐征鸿过邺城，谯楼鼓角晚连营。

提及谯楼，今人常常引用的就是元人陈孚的这两句诗。印象中的谯楼总是和金戈铁马、壮怀激烈连在一起，和大漠苍茫、出征的战士连在一起，也和江南春闺思妇的眼泪连在一起。

古时，有城多有谯楼。史载“世人铸城必建谯楼，此乃汉之遗风”。值得庆幸的是，有着两千多年建城历史的温州，存留下来一座千年谯楼。高大雄伟，犹如警惕的哨兵，注视着远方的风吹草动；又如威武的将军，镇守着一方的太平。

行走在幽深的温州谯楼城门下，那布满苍苔的青砖条石间，浸润着宋时风雨，流转着明时烟云，侧耳倾听，隐约间似仍有千年历史的回音激荡，有来自岁月深处的剑戟铮鸣、呐喊声声……

—

温州的谯楼仿如一枚厚重古朴的印章，钤在老城中心。它的缘起就是连绵不绝的征战。

唐朝末年，大唐帝国的统一政权已分崩离析。藩镇拥兵割据，战祸四起，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竟也无从幸免，成了各方争夺的一块肥肉。先有朱褒、朱诞等朱家兄弟占据温州二十二年，又有裨将相互夺权；后有处州刺史卢约派遣其弟卢佶攻破温州，然而不到两年时间，又被钱元瓘剿灭。

公元 907 年，大唐帝国轰然倒塌。梁王朱晃称帝，封原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吴越王。钱镠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的吴越国，都城设杭州。温州是吴越国南部重镇，岂容他人插手？因此钱镠派子钱元瓘征讨卢佶，一战而胜，攻下温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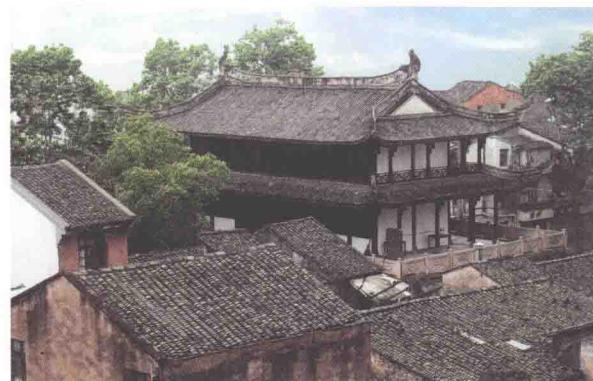
为加强军事防御，钱元瓘一面加固晋时温州修筑的郡城，一面开始增筑内城，史称钱氏



谯楼环廊



广场路谯楼附近民宅



谯楼西立面

子城。

子城为当时府治所在地，也是现在老城区的中心。整个城池规制方整，呈正方形，周长三里十五步。东界为打锣桥，南界为渔丰桥、冰壶潭，西至城西街，北界为仓桥。旁通壕堑，城四周有护城河，河上筑桥接城门，使城内外相通。四处城门上各筑一座城楼，东为华盖楼，南为谯楼，西为西楼，北为临圃楼。

子城护佑了温州百姓近四百年的和平时日，虽说其间有飓风暴雨的侵袭，有火魔肆虐的悲剧，但毕竟没有残酷的战争降临。直到 1276 年，依然高大却已经有些苍老的城墙再也挡不住元军千里奔突、滚滚而来的铁蹄……

元朝统一全国后，因害怕汉人据险对抗，下令拆除全国所有的城池，温州内外城自然也在其中。元至正十三年(1353)，子城四面城墙和东、西、北三处城门皆被毁，惟南城谯楼幸存，在岁月磨砺中站立成一页沉重的历史。

二

静默的谯楼，曾阅人无数。

它见过城墙外血与火的厮杀中，那一双双年轻眼眸里深深的绝望；它听过城门洞下，市井小贩拉长声调殷勤的吆喝；它凝视过那为生计早出晚归，疲惫奔波的身影；它甚至仰望过，逃难途中狼狈不堪的皇帝的仪容……

那是南宋建炎三年(1129)的事了。金兵渡过黄河，大举伐宋。高宗赵构闻讯，即从扬州仓皇南奔，经镇江、苏州，直至杭州。后又在金兵追赶上，从杭州逃往绍兴、宁波，最后被迫与侍臣、嫔妃等乘船避于海上。这年的除夕，一班君臣就是在海上舟中度过，彼时彼地，那心境想必也如当年李后主“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凄凉。直到次年正月，高宗御舟经台州洋，向温州港靠拢，二月初六到达温州江心屿。

在江心屿普济禅院里，这位富有艺术气质的皇帝，逃难途中仍不忘舞文弄墨。他御笔一挥，写下了“清辉浴光”四个大字赞美江心，还兴致勃勃地画兰一幅。那一刻，面对江心美景，也许他暂时忘却了山河破碎，父兄被掳，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景象？

皇帝居然御驾亲临温州，这在小城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大事。地方官民皆诚惶诚恐。温



谯楼局部



谯楼局部

州太守卢知原及士大夫薛弼等，请高宗迁入郡城。在江心屿上停留了十余天，惊魂甫定的高宗于农历二月十七日，向温州城内移驾。

那天的温州小城如过节般张灯结彩，父老百姓在皇帝所经之处焚香奉迎。皇帝的御驾仪卫从拱北门（今朔门）入，继之经大街、五马街、新街，通过谯楼到达州治衙门。

皇帝龙体歇息之处自然已非同一般——那段日子，州治衙门改为“行宫”，谯楼也升格为“朝门”。高宗驻跸于此 31 天，建炎四年（1130）农历三月十八日乘御舟离温奔杭州，从此正式定都临安。

那 31 天“朝门”的身份，也许，竟是谯楼最荣耀的时刻？

三

从元代统治者大肆拆迁中幸存下来的谯楼，雄踞于城南口，层甍反宇，飞檐拂云。楼高 13 米，东西长 27.6 米，南北宽 14 米，温州人都称之为鼓楼，它所在的街巷也被命名为鼓楼街。

谯楼，当然首先是因军事需要而建。如一旦发生战事，必须迅速承担起侦察瞭望、保城池、抵外侮的使命。军事行动时，用六人擂鼓，擂 333 槌一通，擂千槌为三通；用五人吹号角，同吹十二声为一叠，并规定，吹号角三叠，擂鼓三通，战斗即告结束。

但除此外，谯楼还有重要的击鼓报时的功能，因此俗称鼓楼。“古城仙鹿过，谯楼钟鼓起。”那曾经响彻全城的晨钟暮鼓，至今依然在老辈人的耳边回响。

晨钟暮鼓，捷报时辰，祈报平安——历来是中国古城文化的一大特征。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时就有“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的晨鼓暮钟制度。汉代文学家蔡邕在他的《独断》中也说：“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汉代击鼓迎晨，是因



谯楼与民宅

为鼓声振奋，催人早起劳作。直到唐代中期，“晨鼓暮钟”渐渐演变为“晨钟暮鼓”，并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制度固定下来，以此调节百姓生活节奏。鼓响，则城门关闭，实行宵禁；钟鸣，城门开启，万户活动。

温州谯楼上设有铜壶刻漏与更鼓点以计时。古代没有钟表，人们便以铜壶刻漏测得时辰。即通过一套四只盛水的铜壶组合，从上而下互相叠放，水层层滴漏，使箭形浮标随水升高指示刻度来确定报时打更的时间。为计时更加精确，冬天则提高水温保持壶水流速，其日误差仅在 20 秒左右。此外谯楼也曾一度采用时辰香计时，即以焚香的支数来定更鸣鼓。

谯楼朝夕按时“擂鼓打锣”，传至四面八方，城内外因此得以知道作息的时间——这在明代温州先贤姜准所撰《岐海琐谈》中都有记载。

有了鼓楼，总该有钟楼与之相对吧？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距谯楼 100 余米处，一座四层仿罗马风格的西式钟楼拔地而起。

钟楼南北门楣上额分别刻有“东瓯名镇”与“民具尔瞻”八个大字。钟楼上还安装了当时较先进的机械巨钟，与鼓楼相互呼应，为老百姓掌握时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日机屡次空袭温州，为保护市民的生命安全，四楼悬钟处增设了警报器，随时预报警讯。谁料这座温州近代的标志性建筑，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竟成为武斗的制高点，被喷火枪烧得面目全非。没过几年，更是为疏通道路，被彻底拆除，楼中文物，失散无存。

与钟楼相伴了近半个世纪后，谯楼重又回复成一座形单影只的“孤楼”。

四

千年谯楼，命运多舛，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劫难。元朝以来延祐、至正年间多次修缮门楼。至正十四年任永嘉县丞的丽水人林彬祖，还曾撰有《重修温州路谯楼记》，以述其详。

至清顺治年间，谯楼终因兵祸而彻底毁圮。康熙十二年（1673）重建，雍正、乾隆、道光年间又先后复修。被梁启超誉为“粤中第一学者”的陈昌齐任职浙江温处道时，就曾捐出薪俸，不仅重修温州府学和永嘉县学，还重修了温州府谯楼，深受百姓拥戴，以至于离职之日，“士民攀舆送者几万人”。

几度修复的谯楼恢复了昔日风光，重檐歇山顶，楼高面阔，宽敞舒畅，楼阁上置美人靠栏，石凳石桌，供游人歇息。文人骚客也常来此吟诗赋词，弈棋会友。清同治年间，温州司马郭钟岳《竹枝词》中写道：“谯楼器鼓已三更，灯火荧荧杂市声。街柝不须申夜禁，依家犹有未归人。”短短四句白描，摹写了温州街坊闹市的一片繁忙景象。

民国期间，谯楼又被改建成砖木结构型楼屋。民众文化教育机构陆续在此开办。

先是1925年，旧温属公立图书馆在此处设立分馆，这大约是温州市图书馆开办的第一个分馆。接着1928年下半年，永嘉县（即今温州市）教育局长王人驹，也看中了古色古香的谯楼。那时，刚刚从大夏大学毕业的王人驹，满腔热情，计划将有名无实的永嘉县通俗讲演所和永嘉县通俗图书馆的预算经费合并起来，创办一所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

在王人驹的再三动员下，著名教育家王晓梅出任馆长。当时还没有开办经费，王人驹就先向富商募集资金，一面修葺谯楼作为馆址，一面置办图书、报刊及用具等。



1929年1月，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诞生了。此后，它在谯楼存续了二十来年，一直坚持到温州解放前夕。除了办民众夜校、书报阅览、科学教育及会计班外，还不定期地举办学术讲座、体育活动、音乐会等，为地方百姓的文化普及和后来的抗日宣传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谯楼是块风水宝地，权势者都想插上一手。据王晓梅晚年撰文回忆，民众教育馆创立不到一年，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头头就觊觎这里，他们想占住这个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在他们暗中操纵下，王晓梅被迫辞职。后来县党部干脆霸占了民众教育馆，把国民党的一个区分部也设在谯楼里。抗战时期，温州第二次沦陷时，他们更是趁机吞没了馆里的好多重要设备，图书、器物荡然无存。到1946年最后一任馆长接任时，谯楼被三青团霸占，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后来还是由票友举办义演，替三青团筹集了搬迁经费，才又重新修缮了谯楼。然而，好景不长，解放前夕，国民党团管区司令又看中了这里，民众教育馆被迫迁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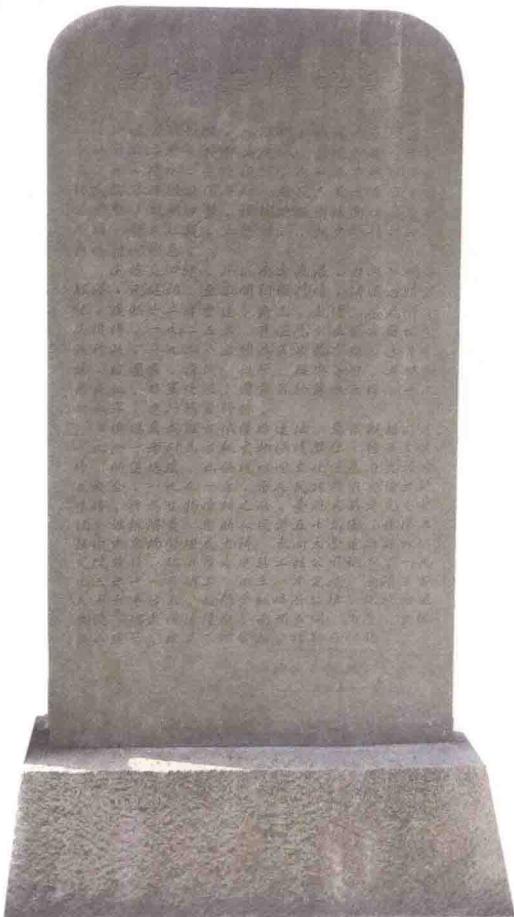
那时，自身难保的谯楼不知道，民众教育馆的倡办者王人驹和它一样陷入了命运的漩涡。两年后的1951年，他竟背着“封建制度的代表”这个含糊不清的罪名，死于非命。其身后留下了六个孤苦无依的子女和他终身热爱的教育事业。

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解决市民住房困难，谯楼被改为二层楼房，搬进了许多户人家，据说还曾一度变身为公安局的食堂。在烟熏火燎中，谯楼早已失去了原先的尊严和气派。

三十年的沉默，残缺破败的谯楼在沉默中等待——直到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江南岸，也吹绿了谯楼城墙上的青青草。

那一年，谯楼被列为温州市文物保护单



谯楼重修碑文



广场路“百年警署”瞭望塔

位。只是，年久失修的谯楼早已成了“危楼”，倾墮堪虞。

终于，1991年，温州市政府决定拨专款迁移安置住户，重修谯楼。温籍台胞吴昌涛先生闻讯，慷慨解囊，独立捐助谯楼主楼工程所需经费50万元人民币。

吴昌涛早年谋职的美丰绸布号，就在离谯楼不远的五马街口。他是枕着谯楼的鼓声长大的温州人，因此在离别家乡四十多年后首次偕家人返温，听说了要修复谯楼的消息后，不胜欣慰，当即决定乐助其成。

1993年11月，谯楼修复工程开工。第二年8月，主楼即告竣工。一座总面积为356平方米，面阔五间，楼高两层，重檐歇山顶的仿清复原谯楼出现在人们面前。

条石叠筑的城门，青砖砌成的拱顶，花岗岩雕就的护栏，整座楼高11.1米，通面宽19.5米，进深9.5米，飞檐雕梁，青瓦红柱，颇显雄伟壮丽。

特别是楼南高悬的匾额“东瓯名镇”，四个篆书大字古朴庄严。当年钟楼匾额上也写着这四个字，可如今早已找不到当年旧物，连原匾额的照片或临摹的字样也遍访不得，只好请一位书法家手写替代。

2011年，温州谯楼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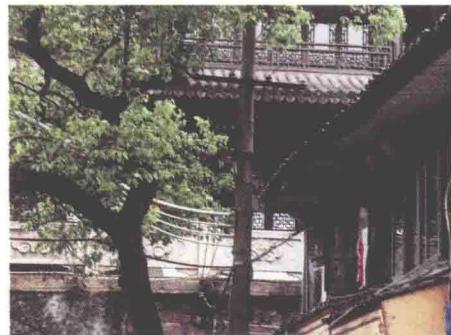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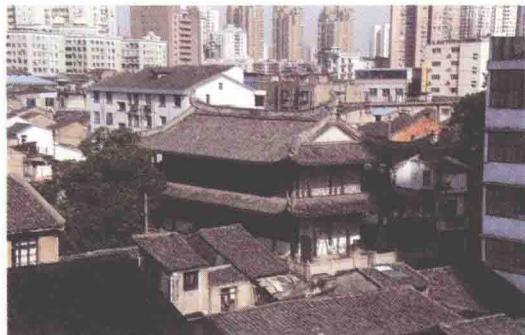
经千年风吹雨打，历无数天灾战祸，谯楼作为温州唯一的古城遗址，确如1995年温州市政府立《新修谯楼碑记》时所称，为“万众观瞻所在”。

然而，在人们关切的注视下，谯楼越发显出了处境尴尬：

重焕风采的谯楼，雄踞闹市一隅，却全然无法舒畅地呼吸。它立足的环境变得如此局促狭窄，四周被各类建筑围合，空间封闭，完全淹没在参差林立的店铺之间，厕身于鳞次栉比的民宅之中。更令人揪心的是，日以千计的车辆从谯楼城门洞下穿过，据交警部门统计，最高峰时一分钟经过的车辆竟有70余辆。由于车流引起的震动，城门上的砖石已经出现松动，而前些年还未改单行道时，车辆交汇时不慎相撞损坏的墙面伤痕犹在……

人们再也无法漠然视之。有识之士奔走呼吁，政协委员们也纷纷提案：保护谯楼，保护温州特色的文化已是刻不容缓。

有人建议：一定要限制机动车从谯楼下城门洞通过，它再也伤不起了。



谯楼



谯楼柱础



谯楼花岗岩石基



谯楼扶梯栏杆

有人建议：谯楼的保护不能孤立对待，谯楼是古城的中轴线，应该对周边的府衙州治遗址一并进行总体规划。

有人建议：拆除谯楼东侧的民宅，露出现有的残留古城墙，保留真实的历史印记，同时在西面仿造一段城墙，使谯楼能够初具规模。

还有人建议：学习北京、西安等城市的做法，在谯楼恢复晨钟暮鼓，添置铜壶滴漏、古兵器等历史文物，并对周边的民宅进行修缮，展现青瓦灰墙，嵌花窗棂的传统特色……

每次走过鼓楼街，都要忍不住一再侧身凝望——

谯楼，溯源历史长河，你是沉默的瞭望者；见证古城盛衰，你是孤独的守望人。

何时，能重见你从容不迫的气度，在高远的天地间俯瞰冥冥众生。

何时，能再听到那一声声暮鼓晨钟，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悠扬地回荡……

金丹霞撰文

谯
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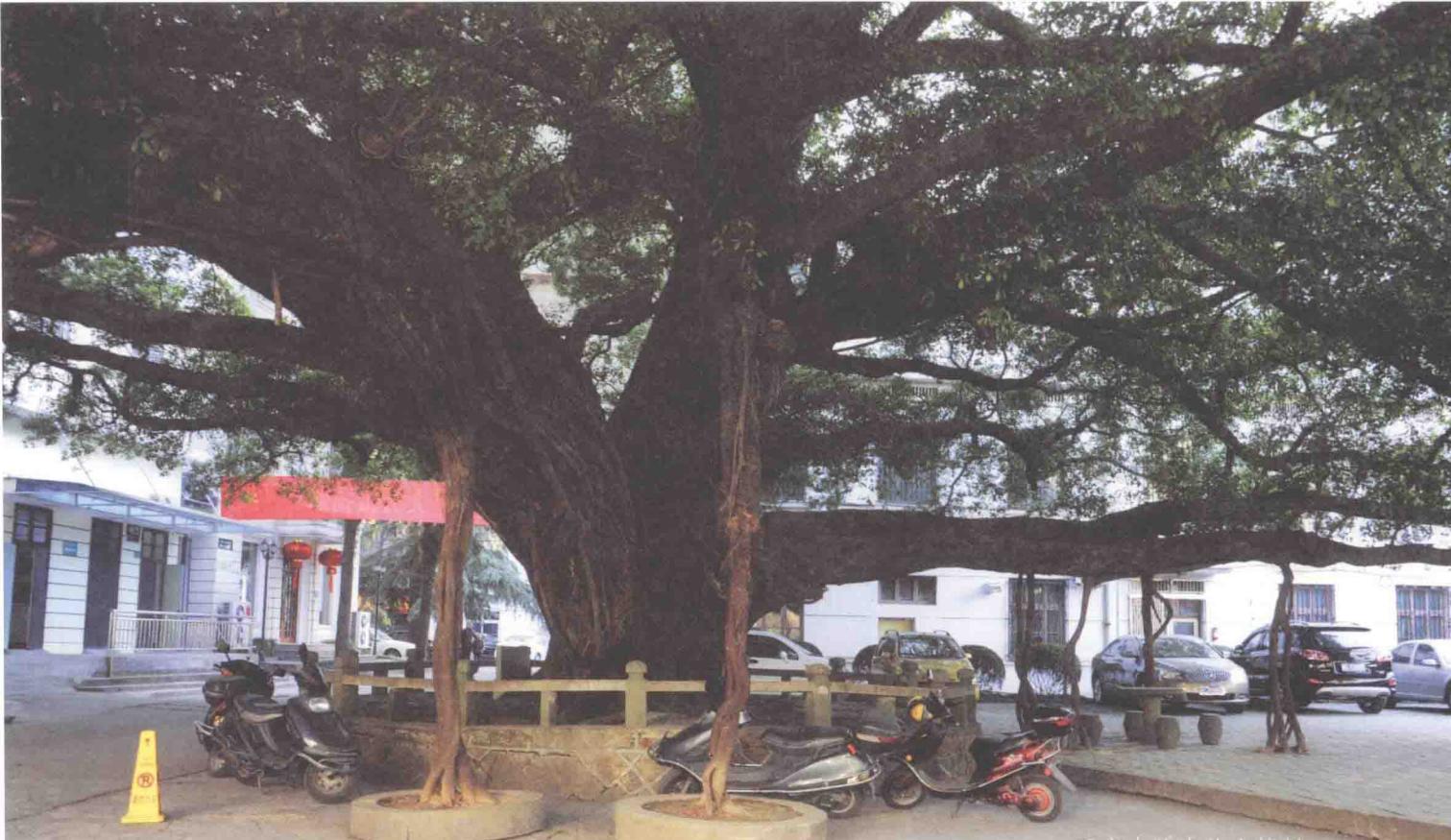
城印家

天宁寺

在我决定要写天宁寺之前,我并不熟悉它。慢慢走近之后,发现虽然是僧去寺空了,但它还是有很多的东西能打动我,可以说,它的存在,就是一个传奇。

天宁寺位于鹿城区永宁巷 118 医院内。

寺旧名报恩光孝禅寺,北宋政和间(1111—1118)改今名,有华严、妙峰二阁及贝叶生香阁。明初逆川禅师受具戒于此,后毁于火。宣德间(1426—1435)僧古源募缘重建,不久又毁于火。景



天宁寺院内的大榕树

泰时(1450—1456)中贵人李瓛重建。其后寺宇历经修葺，香火鼎盛。抗战时期为国民党永嘉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所在地。今仅存殿阁一处，面阔三间，东西朝向，石柱木梁架，重檐歇山屋顶。内设立柱30根，檐柱为青石、圆形，其余柱为白石、方形。除角柱外，其他柱面均刻有楹联。明间设青石地袱和抱袱，上刻鸟兽及卷草纹。明间后中金桁尚留题款“大宋法沙门钦”，两檐间用砖砌成回廊式栏杆平座，宛若楼台。其构造形式符合清代营造法式。

古温州四大名刹，“内有加福、天宁，外有护国、太平”，此为硕果仅存者。1985年，天宁寺被列为温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又被评为浙江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它受到保护，不得毁坏，不得拆卸，但它的功能，是文物保护单位，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寺院。它仍然精致，但已经颓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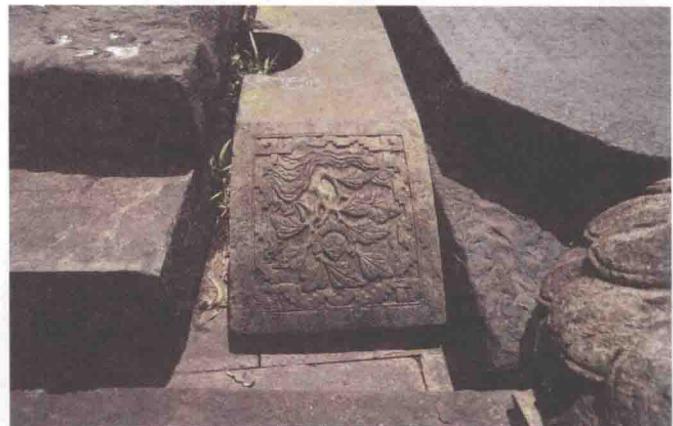
二

这寺院的情形我很熟悉：保护它，但不利用它。这是种有所保留的态度。我正是在这种态度下认识温州的，反而对现在处处疯狂利用的浮夸与炫耀不容易接受，正是这种保留，造成一个让追寻者可以想象的空间。但我也知道，浮夸和炫耀，物质主义的狂欢，于温州的精神面貌最是相当。所谓想象，实际上却是个人的心灵实现。

与佛教，一直有一种缘分在。温州的佛教，历来昌盛，居士弘法，也很尽心尽力。我的长辈们，是从谢池巷周宅走出的，周家笃信佛教。于是，我从小，就由家里的长辈们教授《白衣咒》、《心经》



张璁碑亭，亭内有汉白玉石碑三座；中为御制诗碑，刻有张璁像。东西碑为嘉靖皇帝所书张璁名字碑，上各有“广运之宝”玺文，左右仿刻“御笔”、“嘉靖”两圆形图章。东碑刻“赐永嘉张元辅名”，下平列“孚敬”两字；西碑刻“永嘉张元辅字”，下平列“茂恭”两字。



张璁碑亭内院构件



张璁碑亭石刻局部